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編主五雲王

史繹

(七十二)

撰驃馬

行發館書印務商

史 繹
(七十二)
撰 驕 馬

國 學 基 本叢書

萬有文庫

種百七集二第

王雲編纂者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繹史卷一百十二

戰國第十二

列莊之學上

【劉向別錄】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宜爲繩公
〔漢書〕道家·列子

八篇·名
御寇·名

【列子】天瑞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國不足，將嫁於衛。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絲縷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

化者不能遠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爲之職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撻蓬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此過養乎。此過歎乎。種有幾。若蠅爲鶉。得水爲鼈。得水土之際。則爲掘螬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鳥。陵鳥得鬱栖。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蜻螬。其葉爲蝴蝶。蝴蝶胥也。化而爲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駒。掇駒掇千日化而爲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輶生乎食醯黃。輶食醯黃。輶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督芮。督芮生乎腐蠅。羊肝化爲地臯。馬血之爲轉燐也。人血之爲野火也。鵠之爲鶴。鶴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鶴也。燕之爲蛤也。田鼠之爲鶉也。朽瓜之爲魚也。老韭之爲莧也。老榆之爲猴也。魚卵之爲蟲。亶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鵠。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穉。蜂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厥昭生乎濕醯。雞生乎酒。羊奚比乎不苟。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

生人人久入于機萬物皆出于機皆入于機。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跐蹈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嶽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爲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爲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于壞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壞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爲盜之言而不喻其爲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植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

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爲國氏之重罔已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認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爲盜邪。孰爲不盜邪。

黃帝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尹生聞之。從

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閒請斬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懼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草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爲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竝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榦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今汝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三。汝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

述記列人

御風而行常以立春日歸乎八荒立秋日遊於風穴是風至卽草木皆生去則草木皆落謂之離合風

列禦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

鏑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也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闢青天下潛黃泉揮斤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恍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天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無其文未旣其實而固得道歟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譖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衾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罪乎不謬不止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此爲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沖莫朕是殆見吾衡氣幾也駛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水流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汎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汫水之潘爲淵肥水之

潘爲淵。是爲九淵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猗移。不知其誰何。因以爲茅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猶如食人。於事無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悅然而封戎。壹以是終。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譟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漿人特爲食羹之貨。無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己。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屢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閒。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旣來。曾不廢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而焉用之感也。感豫出異。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無謂也。與汝遊者。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狀不必童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智童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疏矣。以狀而見親矣。傅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

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于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師熊羆狼豹驅虎爲前驅，鵟鷗鷹鳶爲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爲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于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羣，行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攜，食則鳴羣。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于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于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未聚禽獸蟲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周穆 王子列子曰：善爲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爲，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八者，徵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

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炳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是以以浮虛爲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爲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子列子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夢想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眼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爲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爲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爲覺之所爲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彊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獮勤晝則呻呼而卽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爲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諭其勦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爲僕虧苦則苦矣夜爲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爲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眼中吟嚶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

遠矣夜夢爲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事疾竝少閒鄭人有薪于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途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旣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認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相國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爲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旣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

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紀之。仲尼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家。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給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仲尼列子旣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督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雖然。子列子亦微焉。朝朝相與辨。無不聞。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相遇于道。目若不相見者。門之徒役。以爲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爲。雖然。試與汝偕往。弟子四十人同行。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羣。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與言。衍衍然若專直而在雄者。子列子之徒駭之。反舍。咸有疑色。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用無言爲言。亦言。無知爲知。亦知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初。子列子好遊壺丘子曰。禦寇好遊。遊何所好。列子曰。遊之樂所玩。無故人之遊也。觀其所見。我之遊也。觀其所變。遊乎遊乎。未有能辨其遊者。壺丘子曰。禦寇之遊。固與人同歟。而曰固

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恆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務外遊。不知務內觀。外遊者求備于物。內觀者取足于身。取足于身。遊之至也。求備于物。遊之不至也。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爲不知遊。壺丘子曰。遊其至乎。至遊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覩。物物皆遊矣。物物皆觀矣。是我之所謂遊。是我之所謂觀也。故曰。遊其至矣乎。遊其至矣乎。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由生而亡。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由死而生。幸也。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將爽者。先辨淄澑。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亟犇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不至者則不反。

湯問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爲終。終或爲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分。自事之外。朕所不知也。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幽。人民猶是也。問幽之西。復猶幽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

不異是也。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萬物也。故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鼈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修短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爲隣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時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禹彊使巨鼈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鼈。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侵滅龍伯之國。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尺。荆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

春夏之月有蠻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髮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江浦之間生麁蟲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畫拭皆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鱗俞師曠方夜摘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峒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愧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櫟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爲枳焉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矣地氣然也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修短何以識其同異哉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形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鑿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亂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若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操

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大歲神靈所生其物其形或天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纊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非聖人之所通也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里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甌甄頂有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瀵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爲四埒注於山下經營一國亡不悉徧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攜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饑惓則飲神瀵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瀵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周穆王北游過其國三年忘歸旣反周室慕其國慨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管仲勉齊桓公因游遼口俱之其國幾尅舉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植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視撝則諸侯從命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奈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